

附錄 7：會議論文——一個臺灣客家地區的形成：日治以前中港河流域的族群與經濟（潘美玲）

會議發表之論文

一個臺灣客家地區的形成：日治以前中港流域的族群與經濟

潘美玲

(Pan, Mei-Lin)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2009 年族群、歷史與文化亞洲聯合論壇—
東南亞華人族群關係與區域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The third Asian Forum for Ethn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
Ethnic Relations and Regional Comparison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Communities)
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暨社會科學院中文系主辦
2009 年 11 月 13-15 日

*本文為初稿性質，未經作者同意，請勿引用，歡迎批評指教

聯絡方式：mlpan@mail.nctu.edu.tw

**本文為臺灣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政府科技計畫研究：「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以鳳山、頭前、中港及後龍四河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科研究」下子計畫九的部分成果。

一、臺灣客家地區如何形成？

(一)、台灣客家產業經濟與移民地理分布

客家人分佈在台灣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產業特色，例如桃園、新竹、苗栗地區以樟腦、茶、香茅等為主要經濟作物，而美濃地區的菸葉則是主要的經濟產業。何以同樣的族群卻有不同產業的選擇，自然地理環境是一個主要的因素。以樟腦和茶葉的生產為例，雖然與當時政府的政策、甚至國際市場需求有關，但更與客家族群移民分佈的所在的地理環境有關，黃紹恆（2000）指出由於製腦的的樟樹遍佈於內地的山林，與台灣客家族群聚居的地區相當重疊。而針對桃、竹、苗地區客家人茶葉生產的調查，張翰璧的訪談資料（引自張維安 2000）也顯示出茶葉生產是客家移民在不利的耕作條件下，發展出來的生存的適應。而美濃的菸草種植，並沒有客家的「原鄉經驗」的元素，而是被日本的殖民統治政府所決定的客家與菸業的關係（洪馨蘭 1999）。雖然這些產業某種程度找得出客家文化的親近性，但單以客家文化的先天性因素卻不足以完全解釋這些地區產業的選擇，「關於客家族群所從事的產業，取其說是客家人選擇了他，不如說是他選擇了客家人（張維安 2000：12）」，不是因為客家人而決定了移民台灣的經濟產業的選擇，客家移民來台所分布的地理環境決定客家產業經濟。

然而到底是什麼因素決定了客家移民到台灣的地理分布？根據吳學明的整理（2007：47-49）共有三個不同的說法，第一個是日本學者伊能嘉矩的「來台後到說」，因為客家人來台時間比泉州和漳州人要晚，濱海平原地區已無立足之地，因此選擇靠山的丘陵地帶。尹章義則提出另一個「遷徙過程」的說法，認為移民求取更好生活的動機，驅使拓墾者會往山腳、水源等山林資源充足之所在居住。而在十八到十九世紀以來的族群械鬥，造成了台灣客家移民的遷徙，方有當今的地理分布面貌。學者施添福則提出「原鄉生活觀」，認為決定清代台灣漢人移民祖籍分布的基本因素是移民原鄉的生活方式，因為客籍移民的原鄉是山鄉地丘陵的農耕生活，所以渡台以後必然選擇與熟悉的生活經驗類似的平原台地和丘陵。這三種歷史解釋雖然各有所據，其實都無法單一說明客家族群在台灣分布的原因（張維安 2000；林欣宜 1999），但也對於我們如何去理解客家移民的地理分布和產業選擇的議題，指出了重要的方向，也就是說，要從客家族群的地理環境解釋產業經濟的關連，不能歸因在地理決定論，因為自然地理環境背後還必須考慮族群互動以及國家政策等政治、社會的因素。

(二) 中港河流域的客家產業經濟

經濟是早期客家人來台移民的主要動機。根據史料記載，乾隆初期才積極移居中港河流域的客家人有著明顯的求利取向，他們渡海來台，晚禾撥種九月收穫戶賣稻穀買貨物回內地，次年春天再過來台灣（莊英章、陳運棟 1981：362），因而構成特殊的客庄移墾經濟特色。

臺灣的學者對於中港河流域的研究已經累積了相當的成果，尤其是清末拓墾史的宗族與社會發展（莊英章、陳運棟 1981；1983；1986；莊吉發 2000；陳運棟 1990）。而以商品經濟與產業為主要的研究卻呈現鉅觀與微觀的兩極發展，林滿紅的《茶、糖、樟腦業與台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有其對台灣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貢獻，但因以全台產業為主要的鉅觀研究，未能區分出不同地理區域的族群與產業特色的關係。而以個案研究呈現的商品經濟，或以個別家族為單位，如莊英章、陳運棟（1983）的頭份陳家糖廊的經營；或以地理為範圍，如林欣宜（1999）對南庄樟腦業的研究，以及施雅軒（2004）對南庄地區在日治大正年間的經濟人口組成分析，雖然提供了人文社會活動與產業結構的相關發現，卻又因為研究單位以

及歷史年代時間所限，而無法窺探這些地點所在中港河流域的區域特色與經濟變遷的關連。

林玉茹（2000）對於包含中港流域以北的清代竹塹地區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的研究，詳細描述了一個傳統地區性的市場圈當中的商業型態與商人活動，提供了一個台灣傳統社會的商業經濟活動研究的分析案例，雖然書中提及粵人的商業活動和婚姻圈的形成，只是其主要的研究對象是從社會階層的「商人在地化」取向而未就族群特質作分類，因此無法系統性地從中扒理出客家族群的商業經濟活動特色。至於產業經濟的描述資料，在中港河流域的七個鄉鎮的地方政府都有出版鎮志或鄉史介紹，除了 2001 年苗栗縣文化局出版《農工並盛的中港溪》之外，都是從行政區域的視野，來框架在地的歷史與社會經濟發展，並無法提供整個中港河流域整體地理與產業經濟的全貌。因此一個縱觀中港流域並從族群產業經濟角度切入的資料蒐集與研究，對這些已經累積的文獻與研究的成果加以整合，俾能系統性地呈現中港河流域的經濟產業面貌。

因此針對臺灣客家地區如何形成的問題，本文以地理環境與移民墾殖過程作為考察場域，中港溪流是主要的觀察單位，從該流域漢人墾殖，粵籍客家移民的生存與生計的形態，建構從清末到日治時期之前港河流域的粵籍客家經濟區域的歷史與空間，分析客家人所從事的產業，如稻米、茶葉、樟腦以及相關的商品經濟，觀察地理環境與客家移墾之間的關係，並檢驗對客家移民地區分布的歷史說法。

二、中港河流域的自然特性

（一）、地理結構

中港溪發源於雪山山脈的鹿場大山（標高 2,616M）主流全長 54.14 公里，流域面積 445.58 平方公里。中港溪有四大主要支流，為南港溪、東河溪、南河溪、峨眉溪。東河及南河二溪，分別自鹿場大山西北山坡、八卦力山西坡流至南庄會流，各自切穿鹿山、八卦力山等形成很多峻峭峽谷。二溪會流後稱為南庄溪，流至三灣後再與發源於鵝公髻山之峨眉溪會流後始稱為中港溪。中港河流域東依雪山山脈，西臨台灣海峽，流經苗栗縣南庄、三灣、新竹縣的峨眉、北埔鄉以及苗栗縣的造橋、竹南、頭份等共七個鄉鎮後，於竹南鎮南端流入台灣海峽。

中港河流域的地形有加裡山山脈、鹿場大山山脈、獅頭山山地、竹東及竹南丘陵、竹南沖積平原。地形上主要為丘陵被切割，因之山谷及丘陵佔大部份，坡降陡急，石壁深潭為主要地貌，下游則河幅廣擴，中港溪帶來的泥沙自斗煥坪以下沖積成三角形的竹南平原是全溪精華的地段，但所佔比例不到 10%（見表一）。

表一、中港河流域的地形區與相關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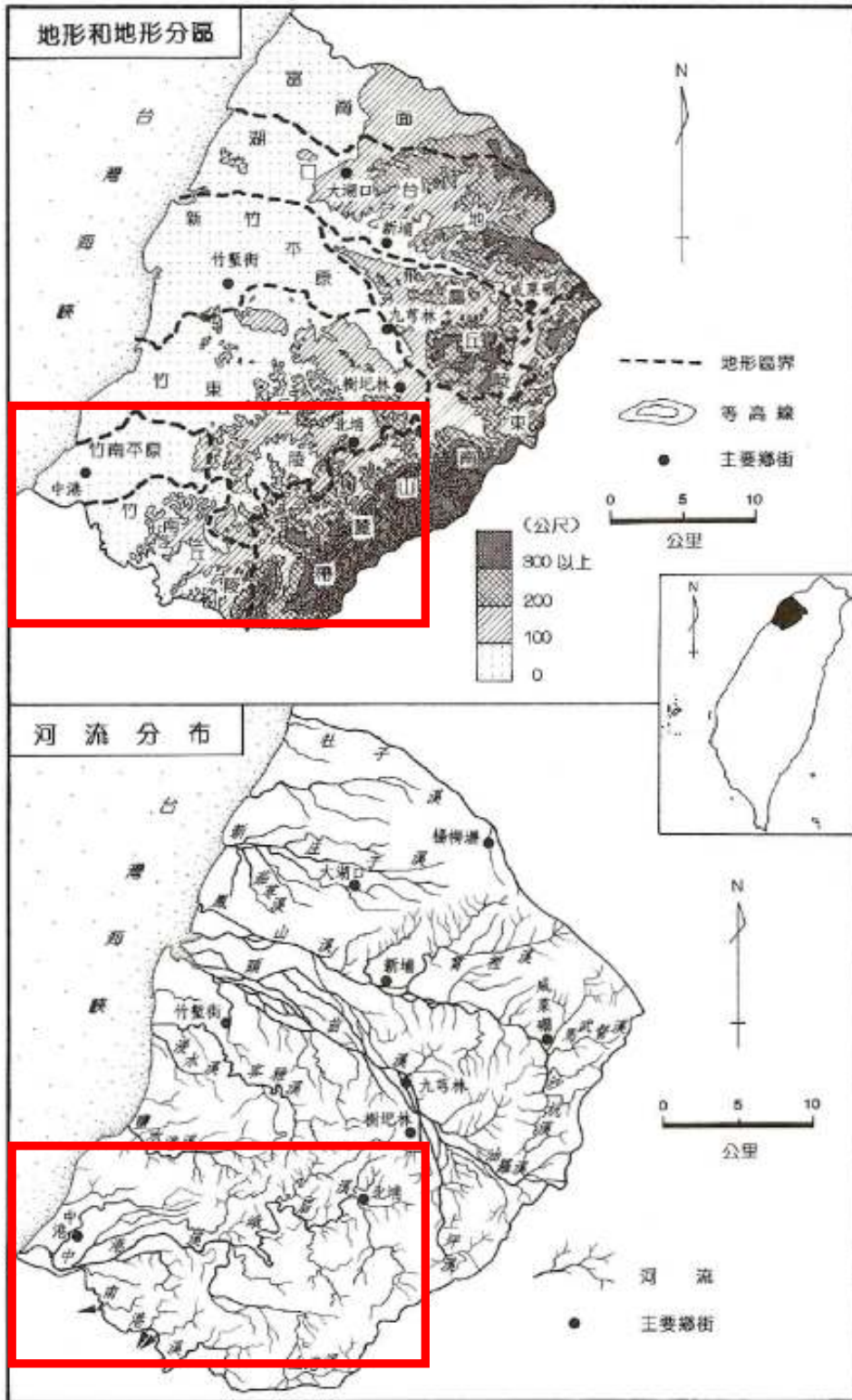
地形區（現今行政區）	面積（km ² ）	佔總面積百分比%	庄數（個）	平均相對高度
竹東丘陵（峨眉、北埔）	208.49	41.00	39	186.75
竹南平原（竹南、頭份）	46.41	9.10	12	44.45
竹南丘陵（三灣、造橋、南庄）	68.36	13.44	11	243.15
東南山麓帶（南庄）	185.30	36.44	33	474.92
計	508.56	100.00	56	--

資料來源：整理自施添福（1992：67）根據由總督府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在明治 37 年（1904）所出版的 1/20000 地圖計測而得之表二資料。

竹南附近的中港溪河口原來是一個喇叭形的海灣，潮差極大並不具有天然良港的條件，但其東、北、南三面是丘陵，西側有沿海岸線之砂丘，提供當時的帆船的避風港。最遲在明鄭時期，居住於對岸大陸漢人從事捕魚作業之餘登陸休息，或利用漁期（烏魚汛）前來台灣，或與土著番產交易的季節性經濟活動已經開始進行（陳金田 1994：36）。康熙五十六年（1717）《諸羅縣志》：「中港、海濱，有小澳，商船到此載脂麻。港入至社後止」。（見圖一）乾隆末年年撰修的《台灣府輿圖纂要》所記載：「中港溪海口如遇山內暴雨水路方深，若無溪流漸狹漸淺。口門闊三十五丈，深一丈二尺，潮漲至進口十里而止，過渡處設有渡船，外來船隻只三、五百石商船可乘潮出入口門內半里許。七、八百石大船間有遭風停泊者，居在口外洋面不能進口。」清代乾隆嘉慶年間，中港為閩粵漢人移墾中港溪流域的登陸口。



圖一、中港地形圖，引自《諸羅縣志》卷之首地圖，康熙 56 年（1717 年），頁 47。



圖二、竹塹地區的地形和水系圖，引自林玉茹（2000：37）圖 2-1。

(二)、住民分布

1、原住民

漢人移墾前中港河流域的原住民按照現有的分類可分為泰雅族、賽夏族和道卡斯族。三灣以上為原住民泰雅族與賽夏族居棲地，竹南沖積平原區是平埔道卡斯族中港社人的生息之地，清代統治台灣時期則根據歸化的程度分為「熟番」和「生番」作為分類。

目前居住於苗栗縣南庄鄉的泰雅族原來是居住在雪山山脈北稜的石鹿溪上游及大壩尖山區向北延伸的支脈兩側，祖先沿大安溪徙居泰安、大湖等地，部分由雪見遷徙到鹿場、風美、鹿湖、石壁等地。過去鹿場因為泰雅族 Jubus 社而以「久佈斯」為稱，該山區因為盛產鹿群，漢人入墾到南庄時，才取名為「鹿場」。由於地處偏遠山區與漢人接觸較晚，清代時期被視為未受管制的「番」，並以土牛紅線為界與平埔族（熟番）和漢人區隔（陳運棟編 2005：69-72）。

根據清末繪製的「台灣番地圖」當時的三灣、南庄、大隘附近都有賽夏族部落的分佈（胡家瑜、林欣宜 2003：196-200），雖著漢人的入墾開發以及來自泰雅族的壓力而產生數次移徙，歷經數次遷徙的結果，於中港河流域的賽夏族現聚居於中港溪上游東河（又稱大東河）與南河（又稱小南河）流域，是現在苗栗現南庄鄉東河村、南將村、東村、西村和蓬萊村等地。日治之前，賽夏族以農耕為主要的生活形態，和鄰族泰雅族都屬於原始農作技術的水準，也都以焚墾輪耕，游耕狩獵為基本經濟生活形式，農作物以旱稻與小米為最重要（張瑞恭 2005：89；205）。

平埔道卡斯族中港社人是漢人入墾中港河流域最先接觸的族群¹，根據康熙三十三年（1694）《台灣府志》記載，當時中港河流域還沒有出現漢人村莊及郵傳、舖遞、舟楫等往來。郁永和的《裨海紀遊》中最早記載中港社，還是主要以原住民為主的生活環境：「（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中港社...見門外一牛甚賤，囚木籠中，俯首跼足，體不得展，社人謂是野牛出就藪，以此馴之。又云：前路竹塹、南崁山中野牛甚多，每出千百為群，土番能生至之，後其馴用之。」

中港社的範圍，東經頭份地方到達山邊，西至海，南達苗栗淡水湖，北至鹽水港²，康熙五十四年（1715）冬，北路參將阮英文，〈竹塹詩〉³指出中港社漸漸開始有漢人進入並且已經有固定的聚落和農耕技術，工具相當簡單原始「鹿場半被流民開，藝麻之餘兼藝黍，番丁自昔亦躬耕，鐵鋤掘土僅寸許，百鋤不及一犁深，那得盈寧畜妻子？」，到了康熙末年（1722）的史料來看，此時屬於竹塹之南的中港社雖然是以耕獵為主，但在農耕技術方面已經比竹塹埔（南自竹塹北迄南崁一帶的埔地）北端的南崁、坑仔、霄裡、龜崙諸社發達，所使用的農耕器具已經均如漢人的程度，顯示已經有漸入定耕農業的傾向（施添福 1990）。

2、漢人入墾

從明鄭時期開始台灣開發的大趨勢是南至北，由西向東的擴展，隨著漢人移民開墾先後而設治，所以從台南、往北經諸羅、彰化，再到桃竹苗地區、台北等地。然而面對台灣海峽

¹ 道卡斯族分佈可分為三大社群：（1）崩山群：「崩山八社」或「蓬山八社」。（2）後壠群：「後壠五社」。（3）竹塹社：為新竹地區單一大聚落。中港河流域的主要社群屬於「後壠五社」的之一的中港社。（陳運棟 2002：1487）

² 為現今苗栗縣竹南鎮中港、中江、中成、中華、中英以及中美里一帶（盛清沂 1980：154）

³ 阮英文，〈竹塹詩〉，《淡水廳志》，台灣文獻叢刊 172，頁 434。

南崁之番附淡水，中港之番歸後壠，竹塹周環三千里，封疆不大介其中，聲音略與後壠異，土風習俗將無同，年年捕鹿邱陵比，今年得鹿實無幾，鹿場半被流民開，藝麻之餘兼藝黍，番丁自昔亦躬耕，鐵鋤掘土僅寸許，百鋤不及一犁深，那得盈寧畜妻子？鹿革為衣不貼身，尺布為裳露雙髀，是處差徭各有幫，竹塹瑩瑩一社耳，鵲巢忽爾為鳩居，鵲巢忽爾為鳩居。

的中港溪河口雖然不是如安平港、高雄港、艋舺等具有通商與大行船隻出入的天然條件，卻也具備移民入台的港澳門戶。漢人入墾的大趨勢隨著地形條件呈現從中港溪河流由下游往上游，由西而東，從海邊往內山移動的趨勢，以及從竹塹往南向內山開發兩個方向：

康熙五十年（1711年）福建泉州墾民張徽泉率族人入墾竹南地區⁴，為最早拓墾中港溪流流域的漢人（陳金田編 1994：37），之後漢人陸續開墾，在清乾隆年間，漢人入墾中港溪流流域的方向包括：（1）從彰化地方北上者，由公館仔、尖山下、海口等地而入。（2）從香山地方南下者一路經鹽水港、山下排，而至頭份田寮等地墾闢；另一路經崎頂、大埔、口公館，而到中港一帶墾闢。（3）由後壠港、中港登陸者，則往沿海地區及附近山區開墾，往今日造橋鄉一帶進墾（陳運棟編 2005：207-210）。當時漢移民以閩籍福佬人為多數族群，粵籍客家人移民成為閩籍林秀俊、張徽揚、林耳順等墾戶的佃戶，「泉漳人資力厚而粵人貧，粵人勞作如有餘力，即到人未至之地開墾，使業戶有所增加其資產」（關口隆正 1980：13 轉引自莊英章、陳運棟 1989：9）。

中港溪流域沿海的竹南地區為福佬人居住地之外，整個流域由頭份往內山都是客家住區，這個分佈可謂肇始於黃祈英入墾。嘉慶 10 年（1805）粵人黃祈英至內灣西方的頭份斗換坪（當時的番界），開始與土番交換物品，漸得土番信任，娶番婦、學番語，並改名為黃斗乃，以斗換坪地方為拓墾南庄地方之根據地，開啓漢人入墾中港溪流內山地區之始。嘉慶 20 年（1815）黃斗乃先進入三灣⁵荒埔拓墾，後溯中港溪進入南庄，並招自彰化移至大河底（今大河村）居住的張大滿、蔡細滿進行開墾（伊能嘉矩，1907:57-58），同時內灣莊亦於此前後形成（洪敏麟，1980：14）。受到黃祇英的照應客家移民紛紛以合股組織墾號承墾中港社番地，但因道光 6 年（1826）閩粵械鬥，粵人逃入南庄「番」地勾結黃斗乃煽動番人出山騷擾中港街，後被清軍平定，清政府為防漢人、原住民合作作亂，乃設隘於三灣，嚴禁漢人逾越，墾務因之中斷。直到道光 10 年（1830），本鄉仍為一片蒼鬱森林，番人出擾亦甚。道光 11 年（1831），有粵人三十餘人合股進墾小銅鑼圈（今銅鏡村），仍受到當時的原住民極力抵抗，藉著內灣十股之助才成功推進；當時尚有粵人繼續進墾大銅鑼圈（今銅鏡村），派駐隘丁六十餘人防番，經歷 20 年之久，始建成莊之後（伊能嘉矩，1909：57），陸續有粵人來墾⁶至同治年間，本鄉已全然開闢完成。光緒年間，又有客籍大墾戶黃南球（黃阿滿）冒險進墾山區，與人合股入墾大河底，製造樟腦（盛清沂，1981：154）。

隘墾區內內竹東丘陵的全面開墾，始於道光 14 年（1834）「金廣福」墾號的南興庄成立，閩粵紳商共同投資開設店舖，墾首戶姜秀巒統率隘丁與當時居住山區的賽夏族歷經十餘戰而在北埔一帶墾成田園，連西南方的月眉（今新竹縣峨眉鄉）、草山順興庄（今新竹縣寶山鄉）等地段也都闢成田園（莊英章、陳運棟 1986：17-18）。根據吳學明的研究，這一帶的開發有兩個特色：首先是深受河流系統等地理因素的影響，從外圍進城地區開墾，再進到北埔為根據地，再順著中港溪往下游的中興、峨眉、赤柯坪、富興庄等地區開拓，再逆上游及其支流開墾，直墾至中港溪源頭五指山區。吳學明並指出開墾與樟腦熬製地區的一致性，樟腦之利是促使金廣福不斷向內拓墾的重要原因（2000a:186-188）。這種土地與腦籐之利也因此吸引了各處之冒險者與趨利之徒，造成了本區開墾第二個特徵，即本區住民渡台之後均曾在他處謀

⁴ 《台灣省苗栗縣志》，卷四上

⁵ 因中港溪河道連續有三個大彎，每個彎曲都提供了寬廣平坦的原野設裝墾殖，第一個彎是今「內灣」所在地，第一個彎是「龍巖頂」，第三個彎即為「三灣」，因這三個彎都鄰近中港溪，故依字義易「彎」為「灣」，而稱「三灣」。

⁶ 包括咸豐元年（1851）嘉應州金東和、蕭連芳、廖鼎興進墾三灣一帶；咸豐六年（1856），有廖永和兄弟者，進墾大河底及永和山（今永和村）一帶，亦在炭頂寮（今頂寮村）建莊定居（呂榮泉，1981：138；轉引自施添福 2006：551）

生、或謀生不易，或累積資金後欲另謀創業而再進入本區加入墾闢活動，包括由竹塹舊港上陸後散居竹塹各地，在移至本區；或由台北淡水上按定居以後，再循大溪、龍潭、咸菜甕的路線進入本區；或有中部的港口上岸再輾轉進入大隘地區（2000a:207-209）。姜秀巒先祖從廣東惠州於紅毛港登岸，後搬遷到九芎林加入當時漢人開墾的前線，累積實力之後以金廣福墾隘事業而達頂峰（2000b:53-57）。

三、水資源、河流港埠與經濟

（一）水田化

水資源的開發對中港河流域非常重要。首先移民渡海而來，由港口登陸，港口周邊地區為最早開發之地，清代乾隆嘉慶年間，閩粵漢人在竹塹地區的墾殖，多由竹塹港（舊港）和中港為登陸口，接著移民往往沿著河流入墾並再次遷移往內陸開發。中港溪發源於山地，流路長，流域廣，支流多，水量豐富，有明顯的上、中、下游的河谷地形，下游入海處有廣大的沖積平原，因為河流提供充足的水源，所以下游的沖積平原是整區最適合水稻耕作的地區。中港河流域開發由海口而內陸的發展是一個「水田化」的過程，一旦離開沖積平原首先必須解決用水的問題，也就是要開發水利。而在山谷及丘陵佔大部份的地理環境下，水資源的開發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就更形關鍵。

水田化發展的歷史背景有兩個層面，首先從臺灣移墾經濟發展，以及從移民族群特質來看。清初臺灣移墾重心主要在台南附近一帶，以當地的氣候與地理條件，農民種植商品性較高的甘蔗，在康熙 41 年（1702）到康熙末年，因為天災使得內地米穀供應不足，而有商船偷運臺米出口資濟，使得島內米價高漲，此後因為臺灣人口漸增，大陸又米糧不足的情況下，稻米的商品性價值提高，而啟動了臺灣大規模的水田化運動，因為有利可圖，民間企業家受到鼓舞，水資源的開發就成為資本家轉移投資的目標，因此臺灣從康熙中葉以後，水源的利用型態便從原先的「雨水」、「泉水」，改以「溪水」、「河流」截流築堰，發展成大型的「陂」、「圳」為主，而有利於水田耕作的生產（蔡志展 1998：27）。

除了稻米商品化有利可圖的條件背景外，根據施添福對於當地竹塹從事稻作生產方式的研究，則是分別從漢移民在原鄉從事集約水稻的習慣，以及水利開發的過程來解釋。中港河流域屬於清代的竹塹區的南端（北端為南崁溪一帶）竹南一堡（今頭份、竹南一帶）的範圍。雖然康熙年間起台灣水稻耕作逐漸普及，且當時的漢移民在原鄉已經發展出「歲皆兩熟」的集約式稻作，但竹塹地區在雍正年間的耕作方法還相當粗放，不但不施肥、不用糞，年僅一稔，有時候還採取休耕的方式。因為康熙末年以前，台灣和大陸之間來往方便，渡禁較寬，不少來台移民，採取季節性或週期性的移墾方式「今佃田之客，裸體而來，譬之饑鷹，飽則颺去，積糶數歲，復其邦族」（周鍾瑄 1958：85），新開的土地，土壤自然肥力高，移民在缺乏足夠的勞力、農具，甚至資金的情況下，沒有永久在台落戶生根的打算，採取掠奪式的土地利用方式，可在短期內得到豐厚的收穫，可以說是理性的選擇（施添福 1991：152-153）。直到康熙五十年末期之後，因海禁漸嚴移民客觀形勢產生變化，開始有落地生根的打算，而移植原鄉集約水稻耕作的方式。竹塹地區的氣候，雖有利於集約水稻耕作的發展，但地形和水文有不利的影響，因此竹塹的農家要從旱稻發展成水稻，從一季發展到兩季稻，從粗放發展到集約的水稻耕作，需要大量的時間和勞力才能克服用水的問題，因而粗放的耕作直到乾

隆初年以後才改變，嘉慶初年以後才有雙冬稻作的緩慢過程⁷。

（二）水資源開發

解決用水的問題，也就是要開發水利構築埤圳。竹塹地區的水利開發始於沖積平原。自雍正到乾隆末年，竹北一堡和竹南一堡共開鑿 27 條埤圳，灌溉 2728.49 甲田園，其中除一條外，皆集中分佈於沖積平原和河谷平原。這些水圳大多由有力之家出資開鑿，通水之後，由圳戶向墾佃收取水租，以維修圳道和水口，而農家則負責興築田中小圳，除構築大埤圳水，採取業四佃六均派外，田頭的小埤圳水就由墾佃戶自行負擔（施添福 1992）。

根據蔡志展整理的〈明清臺灣地區水資源開發分佈年表〉當中，節錄出中港溪流域的陂圳開發年表（表二），最早開發始於乾隆年間的中港堡的恩隆圳和番仔圳。頭份東興的開發，是因為東興圳的灌溉，漢人得以越過中港溪開墾往內陸挺進，但也因周遭生番的抵抗而僅限於此，直到黃祈英做番割之後才改變漢番的關係，但嘉慶年間幾乎不見水利開發。道光年間，頭份、三灣因為大量粵民來墾，分別有頭份的流水潭圳、茄苳坑陂、茄苳坑圳、鹿廚坑陂、小坪陂、湳坑坡（新車路陂）；三灣則有頭渡溪坑、員林上圳、以及咸豐年間興建的牛欄肚圳、內灣圳、三灣圳、腰肚角圳等水利設施，南庄則是道光年間有小南埔圳和大南埔圳。內山的峨眉與北埔的水利興修則隨著金廣福墾隘的設立，而跨越到道光、同治到光緒而有中興莊圳、花草林圳、藤寮坑口圳、赤柯坪陂、月眉圳、南埔圳、南埔溪底圳、北埔嵌下圳、南埔圳、北埔圳等構築，闢成田園（請見表三）。

中港河流域到清末共有 25 處陂圳，灌田超過 2500 甲的範圍。扣除乾隆年間中港堡的灌田 1500 甲之外，其他的 1000 甲當中 80% 的灌溉面積，都集中在道光咸豐年間 40 年中完成，可以說開墾事業和水利設施在 1860 年已經完成水田化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地區是以圳的開發為主（王柏山等 2000：394）

台灣在清代的水利設施，因長期受到防變甚於興利的政策主導，多由民間以「合作開發」的方式進行，也有地方仕紳主導參與其中，為水利開發圳道流灌所涵蓋的地域甚廣，所遇到的困難包括資金、技術、番害和天然災害為主，所以不是一般農民就能獨力完成的工程，附錄二根據莊英章與陳運棟對中港河流域開墾與水利的宗族（嘗會）所整理的資料，顯示運用宗族組織從事水利開發與中港溪地方拓墾的歷史是一致的。加上需要經營、管理和維修，而產生自發性的「水利組織」，及各埤圳透過開發者的合作契約規定，如開圳工費之分擔，一般以「主四佃六」或「業三佃七」，或大圳由墾戶辦理，各小圳由佃人自理，水利設施的維持與水權的分配，構成經濟的結合體（蔡志展 2000：380-381）。

表二、清代中港河流域水利開發分佈年表

陂圳址			陂圳名	水源	灌田 (甲)	時間		開發者
今地名	古地名	中國紀元				西元		
苗栗縣	竹南	中港堡	番仔圳		400	乾隆間	1736	農民
苗栗縣	竹南	中港堡	隆恩圳		1100	乾隆間	1736	農民

⁷為了克服地形和水文上的不利條件，以移植原鄉「歲皆兩熟」的集約水稻維生方式，水利的開發因此影響到當地聚落以發展的形態，才促使竹塹區的墾佃，拓墾組織的基礎上，逐漸採取散村的居住形態，以作為組織生活的據點（施添福 1992：71）

苗栗縣	頭份	淡水廳南 34 公里	滿坑坡(新車 路陂)	滿坑口引山水瀦 為陂	50	道光 24	1844	黃阿愛
苗栗縣	頭份	淡水廳南 32 公里	鹿廚坑坡	山坑水瀦為陂 頭份溪水	20 餘	道光間	1821~	李溪
苗栗縣	頭份	淡水廳南 28 公里	流水潭圳	內灣溪水	50 餘	道光間	1821~	劉煥文
苗栗縣	頭份	淡水廳南 27 公里	茄苳坑圳	茄苳坑山下引	150 餘	道光間	1821~	徐九二
苗栗縣	頭份	淡水廳南 27 公里	茄苳坑陂	水坑水瀦為陂 小坪山內引水瀦 為陂	30 餘	道光間	1821~	徐九二
苗栗縣	頭份	淡水廳南 20 公里	小坪陂		30 餘	道光間	1821~	林占梅
苗栗縣	三灣	大北埔	頭渡溪坑	三灣北埔村內山	62	道光 6	1826	林福昌、 梁張徐、 邱南成
苗栗縣	三灣	淡水廳南 27 公里	牛欄堵圳	內灣洗水鑿山引 水出	40 餘	咸豐 4	1854	林梅二、 林梅四
苗栗縣	三灣	淡水廳南 28 公里	內灣圳	三灣溪水	30 餘	咸豐 7	1857	莊民
苗栗縣	三灣	淡水廳南 32 公里	三灣圳	引南溪水至坎頂 寮鑿山引水出	50 餘	咸豐 9	1859	徐昌讚
栗縣	三灣	淡水廳南 32 公里	腰肚角圳	三灣溪水	40 餘	咸豐 9	1859	徐昌讚
苗栗縣	南莊	新竹縣南 50 里	田尾圳	烏蛇山引南莊山 坑水	20 餘	同治間	1862~	黃流民
苗栗縣	南莊	新竹縣南 52 公里	南莊圳	獅頭潭引大東河 水	40 餘	光緒初	1875~	黃流民
新竹縣	峨眉	廳東南三 十里	中興莊圳	五指山後溪鑿山 引水	60	道光年間	1821~	金廣福
新竹縣	峨眉	廳東南三 十五里	花草林圳	軟橋引五指山溪 瀦為陂	20 餘	同治年間	1862~	金惠成
新竹縣	峨眉	縣東南三 十五里	藤寮坑口圳	觸子嵌下土人潭 引五指山溪水瀦 為陂	40 餘	同治年間	1862~	錢朝拔
新竹縣	峨眉	縣南四十 里	赤柯坪陂	赤柯坪口引山坑 水北行瀦為陂	10 餘	光緒 15 年	1889	黃金石

新竹縣	峨眉	縣東南二十九里	月眉圳	鳴鳳髻山下引五指山後溪水瀦陂	60 餘	光緒年間	1875~	金廣福
新竹縣	北埔	廳東南三十五里	南埔圳	五指山後溪水	50 餘	道光年間	1821~	金廣福
新竹縣	北埔	廳東南三十四里	南埔溪底圳	五指山後溪鑿山引水	20 餘	道光年間	1821~	金廣福
新竹縣	北埔	廳東南三十四里	北埔嵌下圳	下引五指山後溪瀦為陂	20 餘	道光年間	1821~	金廣福
新竹縣	北埔	廳東南四十里	南埔圳	烏蛇山內坑水	80 餘	咸豐年間	1851~	黃流民
新竹縣	北埔	縣南四十里	北埔圳	鼓山下引南莊溪水	20 餘	光緒年間	1875~	

資料來源：整理自蔡志展（1998：43-49）

表三、按時間順序與往內陸建圳的水利開發表

清初		清中葉				清末					
乾隆		嘉慶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1736~1795		1796~1820		1821~1850		1851~1861		1862~1874		1875~1895	
中港		中港		中港		中港		中港		中港	
隆恩圳	1747										
番仔圳	1753										
頭份		頭份		頭份		頭份		頭份		頭份	
東興圳	1766			流水潭圳	1821						
				茄苳坑陂	1821						
				茄苳坑圳	1821						
				鹿廚坑陂	1821						
				小坪陂	1821						
				滴坑坡（新車路陂）	1844						
三灣		三灣		三灣		三灣		三灣		三灣	
		內灣圳	1815	頭渡溪坑	1826	牛欄肚圳	1854				
				員林上圳	1835	內灣圳	1857				
				三灣圳	1845	三灣圳	1859				
				腰肚角圳	1845	腰肚角圳	1859				
南庄		南庄		南庄		南庄		南庄		南庄	
				小南埔圳	1836			員林下圳	1871		
				大南埔圳	1845			田尾圳	?	南莊圳	?
峨眉		峨眉		峨眉		峨眉		峨眉		峨眉	
				中興圳	1836			赤柯圳	1863	月眉圳	?
				峨嵋圳	1836			花草林圳	?	赤柯坪陂	1889
								藤寮坑口圳	?		
北埔		北埔		北埔		北埔		北埔		北埔	
				北埔圳	1836	南埔圳	1851			北埔圳	?
				北埔嵌下圳	?						
				小分林圳	1836						
				南埔圳	1845						
				南埔溪底圳	?						

資料來源：整理自蔡志展（1998：43-49）

（三）、河流港埠：中港溪與中港

地理位置與交通網絡的條件決定該地區的人口與物質流通的可能性與發展方向。明清時代中港溪流的交通網絡，對島內的拓墾與對外的交通貿易皆受到自然水文地形環境條件的限制。由於中港溪的舟楫之利，而成爲移民渡海而來往內陸的交通路線，以及對外航運貿易農產品運銷與生活用品物資的出入之通道。河川有利航行，但臺灣地形南北狹長，西流入海的河川比降大，含砂量高，水文季節變化大，反形成陸路交通的障礙，河川的阻隔將臺灣西部

的平原、丘陵，台地分割成不相連續的地理空間，中港河流域由西向東的發展因此地理條件由河口港向內陸發展成一個地域性的聚落所在，例如乾隆 52 年（1787），設置中港官渡，嘉應州王伯承、賴士遠等率鄉人沿中港溪及其支流南港溪，進入鹿廚坑、尖山一帶開墾，墾成鹿廚坑莊⁸。當陸路交通未開通之時，河流就是交通的動線，頭份平野地區的聯絡就是靠著中港溪的河運，沿著溪岸的菜寮市、流水潭、崩炭仔、田寮庄、東興庄等地也形成小市（陳運棟 2002：60）。

對外交通方面，在雍正末年以前，由於中港河流域尚在拓墾階段，並沒有和鄰近的後龍等港口有船隻往來，直到康熙末年才開始有台屬商船往來貿易，港口設汛稽查監督並由淡水同知管理，乾隆末葉以前，中港扮演的是臺灣島內貿易港只能到臺灣府的鹿耳門轉運出入貨，或透過竹塹港轉運到府城（林玉茹 1996：125）。乾隆五十三年（1788）八里坌開港後，中港與後龍港成爲八里坌的中介轉運站，輸出土產至八里坌，再由八里坌取得日常所需用品。但嘉慶年間以降，由於港口腹地大半墾成，開始有足夠米穀對外輸出，加上往來於鹿耳門、鹿港以及八里坌三正口的大陸商船，苦於官方配運米穀制內地之類，紛紛至未開口的私口偷越米穀，中港遂由島內貿易港變成大陸往來的私口之一。

但是中港溪港灣的自然條件並不好，不但溪流淤沙與鄰近砂質丘陵飛沙的影響，港口外時有沙丘出現，大船不易進出，僅通戎克船而未能開爲通商港，中港僅作爲當時竹南一堡吞吐的一個地域性的三級港口。在 1895 年臺灣割日以前，該港每月約有三十餘艘船隻往來貿易⁹，中港與對岸輸出入品與輸出入地點：大多是與蚶江、瀨窟、崇武、安海等地貿易，主要輸出苧麻，輸入雜貨。中港島內集散區域則以竹南一堡爲主，有所謂「外中港、頭份，內有南莊、獅潭、北埔等處，其貨物之出入皆藉斯港爲流通」¹⁰（林玉茹，1995：66-68）。中港保則以中港據點，形成一個獨立的市場圈，直接與大陸或島內的大港貿易，而形成中港獨立小系統。此外中港也屬於後龍港集散範圍，與之互動頻繁，並能直接與北邊的竹塹港、基隆港、淡水港互相交易（林玉茹 1996：304-5）。

四、產業特色

清代進入臺灣的閩粵移民基本上是經濟移民，他們渡海而來開墾拓荒，或進入內山邊區與生番搏鬥，都是爲了改善生活的條件或追求經濟利益（蔡淵黎 1989：47-8）。學者更進一步指出移民土地的開墾形態、水利的投資以及經濟作物的種植，都顯示出超越維生需求，而具重商趨利的開墾目的，農產品的商品化與對外出口呈現出高度市場取向的性質（施添福 1982：23；林玉茹 2000：44），中港河流域的開發與其產業的特色亦然。本節將根據陳運棟（2002）所編的《頭份鎮志》的地理篇與林玉茹（2000）《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動網絡》有關竹塹地區市場圈的形成與商品種類的說明，整理出中港河流域在清代拓墾時期的產業特色（請見表四）。

（一）、主要經濟作物：米、甘蔗、茶、樟腦與藍靛

1、稻米

⁸ 範圍包括今日尖山里、尖下里、廣興里（轉引自施添福編，2006，《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三：苗栗縣》）。

⁹ 中港等地紳商向日本當局上書請願開港的文書中提到 1895 年以前的中港溪船運流量，收於《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9 號第 14 門「雜類」（明治 30 年）（1897）

¹⁰ 《臺灣總督府檔案》，〈公文類纂〉，第一九號一四門，雜類，轉引自戴寶村，《近代臺灣港口市鎮之發展—清末至日據時期》（師大歷史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七年六月），頁 19。

本報告前面討論中港河流域水資源與經濟的關連，指出在康熙 41 年（1702）到康熙末年，因為天災使得內地米穀供應不足，而有商船偷運臺米出口資濟，使得島內米價高漲，此後因為臺灣人口漸增，大陸又米糧不足的情況下，稻米的商品性價值提高，而啟動了臺灣大規模的水田化運動，因為有利可圖，民間企業家受到鼓舞，水資源的開發就成為資本家轉移投資的目標，也因為水利的興修而能夠克服地形和水文上的不利條件，以移植原鄉「歲皆兩熟」的集約水稻維生方式，因此稻米成為平原地區的主要作物。由於道光中葉前，竹南、頭份大致已經開墾完成，由於大陸華南市場對稻米的需求殷切，乾隆中葉之際，米穀應已是臺灣重要的出口商品（林玉茹 2000：55）。

2、甘蔗

中港河流域竹南丘陵、竹東丘陵的旱田也盛產蔗糖，甚至於大坪林地地區海拔近千尺的高地，都有種植甘蔗的紀錄。乾隆初年，竹塹地區已有蔗廊存在，乾隆中葉，蔗廊迅速增加，蔗糖的產量已應不少，然可能僅供地方消費，至嘉慶中葉漢人拓墾至三灣，轉向丘陵地之後，甘蔗產量漸增，加上大陸華中市場的市場，遂成為重要的出口商品道光中葉以降（始開墾南庄、北埔），墾民入墾竹東和竹南丘陵，除了取得樟腦利益，更重要的是煮蔗熬糖，以獲得出口鉅利¹¹（林玉茹 2000：58-59）。雖然中港河流域的蔗糖業在全台產量當中所佔比例不多，卻有其重要性，以頭份地區為例，自清末至日治初期從事糖廊經營者致富而知名者達二十一人，而被記載於 1980 年所出版的《頭份鎮志》當中，蔗糖的種植對土地提供邊際效用，並提供就業機會，而家族透過蔗廊的經營，獲利而得捐納科名，晉身仕紳階層，而成為紳商階級（陳運棟 2002：64）。

3、茶

臺灣北部地區的茶葉生產與出口始於道光年間，主要集中在淡水內港地區，當時僅供島內消費。中港河流域最早有茶葉種植的紀錄出於《臺灣省苗栗縣志》〈經濟志特產篇〉所記之：始於道光七年（1827），有魏阿義者由廣東宜入茶種開始種植，相傳種植在頭份至三義之淺山坡地，其中以崁頭屋老田寮西流域面積最廣，但當時產量不多，僅供農民自己消費（陳運棟 2002：64）。

直到光緒中葉以降，中港河流域的茶葉栽種才成為商品，而竹南一保與竹北一保，直到光緒十八年（1892；接近割台）甘蔗仍為此地丘陵、山坡地的主要產物。光緒二十年左右至日治初期（1897 年），茶葉的栽種始逐漸取代甘蔗¹²，遍布於竹東丘陵與竹南的丘陵和台地。

4、樟腦

樟腦和樟木之利，是促進道光中葉進墾中港河流域內山的動力之一，熬腦區往往也隨著土地拓墾的方向而變遷。道光中葉後，當土地拓墾方向朝中港流域中、上游的竹東丘陵、竹南丘陵進行時，墾民也入山「採取西兼、籐、什木、柴炭、棧項稍資補貼」¹³（林玉茹 2000：

¹¹ 例如道光中葉參與金廣福大隘開墾月眉的陳拔運，即「耕種兼圖糖生理」（陳煌霖，《陳姓族譜》[月眉]，1973 年寫本，台灣分館微卷 1365472 號）。又如北埔姜家第五世姜榮華（姜華舍），同治年間也參與糖的直接出口（《淡新檔案》第 33503-2 號）。由此可知竹東丘陵與竹南丘陵河谷低地種稻之外，更重要的是生產出口市場亟須的蔗糖（林玉茹 2000：59）。

¹² 清末日治初，茶占蔗園的情形，以竹南一保為例。誠如前述，清代竹南一保的山坡丘陵地多種甘蔗，但是明治三十年（1897）初自中港經頭份、斗煥坪、三灣、南埔、龍門口諸莊，除了沿溪流的平地，熟田相連之外，沿岸高地多茶園、蕃薯園、落花生園的旱田以及點點的相思林（《台灣新報》，180 號（二），明治 30 年 4 月 18 日），而不再以蔗田為主。

¹³ 道光十五年二月姜秀鑾、林德修全立合約字，北埔姜家史料二，轉引自吳學明，《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1835-1895）》（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6 年），頁 28。

57)。咸豐五年（1855）之前，中港以設置料館小館一所，負責收買中港溪流域的樟腦。咸豐六年至八年（1856-1858）開港之前，外商已多次來香山港和中港私運樟腦至香港¹⁴（林玉茹 2000：57-58），此時中港溪流域的拓墾事業還是集中在南庄、北埔一帶。

光緒 16 年（1890）樟腦成爲寶路珞（celluloid）的主要原料，國際需求大增，獲利更高，1896 年樟腦已是竹塹港及中港的出口大宗，雖然官方厲行樟腦專賣政策，但自咸豐至割台之前，私腦由竹塹港及中港的出口到大陸的情況相當普遍（陳運棟 2002：65）。中港河流域著名的拓墾者爲黃祈英與黃南球等人，因腦業奠定雄厚的財力基礎（陳運棟，1988），而流域內南庄的蓬萊村，因爲英國人在當地設置辦公處，大量蒐購樟腦，被稱爲「紅毛」的諧音而得名（黃鼎松等，2001：127）。

5、藍靛：

藍靛分爲山藍（大菁）和木藍（小菁）兩種，在平原區，木藍是農業的副產品；山藍生長於邊區，隨移民向邊區的開墾，山藍的出口量也增加，其盛產在三灣、興隆、山下排、大河底、濫坑、大坪林、南港山、東興、水流東等地。道光年間中港河流域已出口藍靛，咸豐年間逐漸興盛，一直到光緒中葉因爲茶的栽植並取代原來種植藍靛的丘陵地時爲止（林玉茹 2000：64-66）。

（二）、纖維性植物：苧麻、藤條、通草

苧麻最初由生番栽種，用於製造番布。自道光中葉左右，除內山自然生長外，移民也開始嘗試栽種於農地，而成爲重要的農業副作物，道光中葉中港河流域所在的竹南一堡的丘陵地已開始種植，因爲其栽種不費力，又具有高度的經濟價值，只要有旱田存在多多少少都會栽種，由於臺灣的苧麻價格比大陸便宜，所以被大量運往大陸，製成夏布再輸回臺灣，出口日增甚至到日治時期。除苧麻外，種植於河川氾濫地的黃麻，也是中港河流域出口的商品之一（林玉茹 2000：62）。

藤條和通草都普遍生長於內山，在光緒元年（1875）之前，藤條屬軍工料，受官方專賣制度約束，直到牡丹社事件沈葆楨來台後才解禁。藤條的需求來自於作爲裝糖、樟腦的箱籠材料，開港之後樟腦和糖在國際市場的大量需求，帶動藤條出口。通草則是一種製紙的材料，生長於中港流域內山山麓，竹東丘陵、竹南丘陵以及東南山麓都是產地，清初已經是出口商品之一，農民通常將通草搬運下山集中到南庄，在轉運到竹塹城，對外出口到香港、廈門以及泉州（林玉茹 2000：63-4）。

（三）、蔬果雜糧

除了水田化而廣植稻米之外，平原地區的旱地大多種植落花生、芝麻、地瓜、豆類等雜糧作物和經濟作物，其中落花生、芝麻和豆類皆可榨油，因此油的出口也極興盛，落花生在南港庄、三灣、內灣、斗換坪。芝麻與豆類則在南港庄，地瓜產在三灣、興隆、內灣、斗換坪、南港庄、永如山、水流東等地。蔬菜水果種類相當繁多，包括枇杷和綠竹筍（桂竹）產量遍佈於竹東丘陵、竹南丘陵等區，因爲保存期限不長，無法運送到遠地，主要搬運到竹塹城及各個鄰近鄉街的果市販賣（林玉茹 2000：79）。

¹⁴ 黃嘉謨，《美國與臺灣》，頁 93-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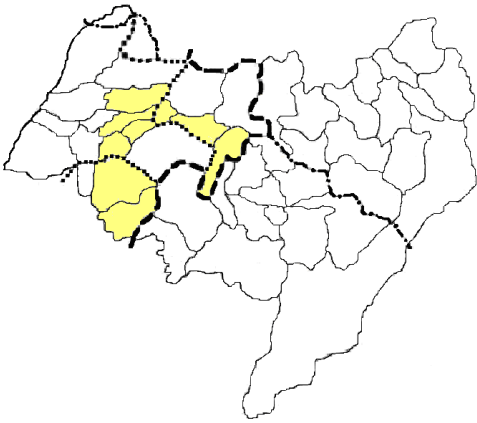
(四)、林業：木材、薪炭

中港溪中、上游山地，丘陵面積廣大，藏有豐富的林相，由上游之加里山、鹿場山等闊葉樹林為全台之冠木炭的來源（黃鼎松等，2001：124），以散布中港河流域上游的山坡丘陵地相思樹為主，除了野生的相思樹，農民也採用人工植林方式。農民往往在砍伐相思樹製成木炭後，才運到各鄉街的炭市販賣（林玉茹 2000：79）。中港河流域主要炭市有北埔街、中港街、頭份街。

表四、清末中港溪流域物產分佈表

物產名稱	產地	集散市街
米	尖山下、田寮、流水潭、後庄、番婆庄、山下庄、土流口庄、頭份庄、濫坑、內灣庄、斗換坪	頭份、塹城
甘蔗	三灣、興隆、山下排、大河底、中港、濫坑、南港山、頭份、大坪林、內灣、斗換坪、東興、永和山、水流東、富興（現今「峨嵋」）	中港、頭份、塹城
茶	三灣、興隆、大河底、中港、濫坑、頭份、大坪林、內灣、斗換坪、員林、大埔、大南埔、崁頂寮、田尾、水漈子、南埔（以上為北埔）、富興、赤柯坪、十二寮、月眉（以上為峨嵋）	北埔、中港、頭份、塹城、三灣
樟腦	獅頭驛、大坪林、南庄、北埔（今北埔）	北埔、南庄、三灣、頭份、塹城
藍靛	三灣、興隆、山下排、大河底、濫坑、大坪林、南港山、東興、水流東	中港、頭份、塹城
苧麻	三灣、興隆、山下排、大河底、東興、永和山、鹿廚坑	中港、頭份、三灣、塹城
薪炭	東興、永和山、斗換坪、三灣	中港、頭份
木料	南庄	頭份
落花生	南港山、內灣、斗換坪、三灣、東興	中港、頭份、塹城
芝麻	南港山	中港、頭份、塹城
地瓜	三灣、興隆、內灣、斗換坪、南港庄、永和山、水流東	頭份、三灣
豆類	南港山	頭份
水果	水流東、東興、永和山、濫坑、鹿廚坑	頭份
枇杷	尖山下庄、三灣、永和山、大河底、北埔（今三灣）、大坪林、內灣、東興、濫坑庄、月眉、中興、赤柯坪、石井、富興、石硬仔、十二寮（現今「峨嵋」）	中港、頭份、塹城
綠竹筍	永和山、山下排、東興、鹿廚坑	頭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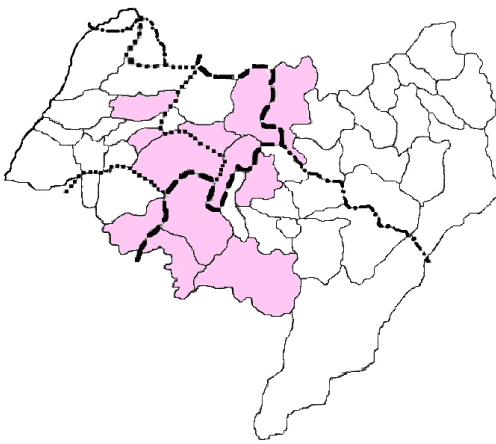
資料出處：整理自《頭份鎮志》（陳運棟 2002：68）、林玉茹（2000：60-61）、《新竹縣採訪冊》、《樹杞林志》、《淡新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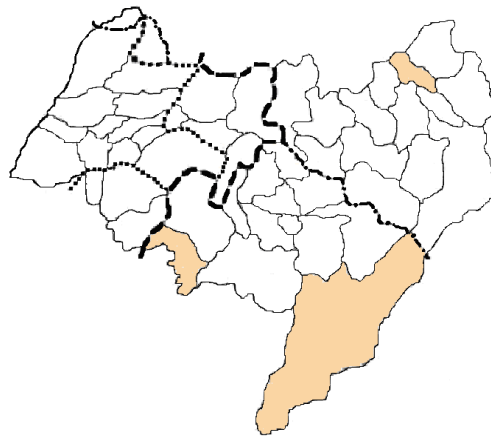
■「稻米」種植分布圖



■「茶」種植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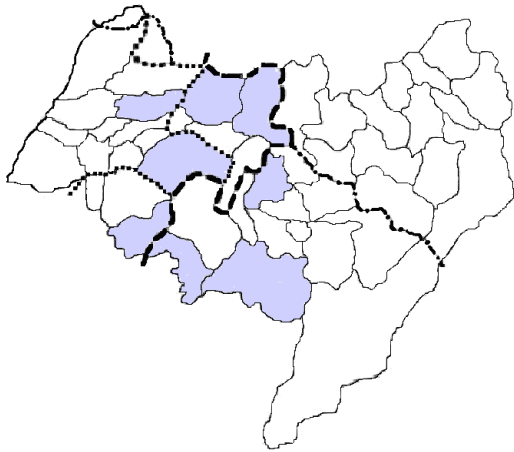
■「甘蔗」種植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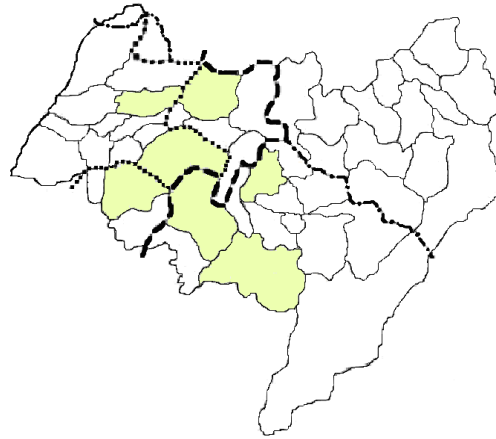
■「樟腦」分布圖

圖三、中港溪重要作物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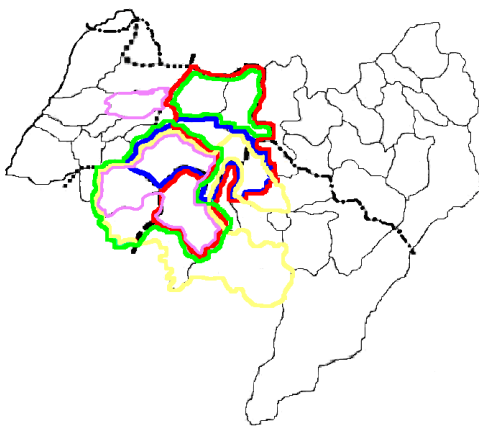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由表四。



■「藍靛」分布圖



■「纖維性植物：苧麻」分布圖



「蔬果雜糧」種植分布圖

- 落花生
- 地瓜
- 水果
- 枇杷
- 竹筍



■「林業：木材、薪炭」分布圖

圖四 中港溪次要作物分布圖

資料來源由表四。

五、日治以前中港河流域的族群與經濟

康熙五十年（1711 年）福建泉州墾民張徽泉率族人入墾竹南地區¹⁵，為最早拓墾中港河流域的漢人，之後閩粵墾民陸續移入，開發水利，墾殖山林，清代中港河流域的道路開築隨著墾民由西而東，從平原往丘陵到內山，從區域聯絡的小道，以及墾隘邊界所在而形成南北往來的要道，流域中沿岸的農產與山中物產得以商品化，加上中港溪口的港口作為吞吐口岸，使得中港河流域在日治之前的經濟發展，突破因河流山岳阻隔絕的地理區域特色，從移民拓墾而開始產生在地市場與出口貿易的經濟活動。

兩百多年來客家人口成為此流域的多數。粵籍客家語系移民由於時間上後於閩籍群體，漢移民以閩籍福佬人為多數族群，粵籍客家人移民成為閩籍林秀俊、張徽揚、木耳順等墾戶的佃戶，「泉漳人資力厚而粵人貧，粵人勞作如有餘力，即到人未至之地開墾，使業戶有所增加其資產」（關口隆正 1980：13 轉引自莊英章、陳運棟 1989：9）。為求生計而必須與其他族群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產生互動，例如中港流域內山的墾殖，往尚未開發的丘陵台地移墾的過程，就構成與原住民番大租的土地關係（莊英章、陳運棟 1986：12），也有往山區拓展形成越界侵墾原住民的土地，尤其樟腦的開採，更是構成族群衝突所在（莊英章、陳運棟，1989；林滿紅 1998；林欣宜 1999）。而道光年間北台灣最大的墾隘組織「金廣福」，則是閩粵族群合作開設店鋪克服「番」害（莊英章、陳運棟 1986：17）。

中港、竹南、頭份、三灣、南庄中港河流域的開發隨著漢人入墾而發展，中港河流域沿海的竹南地區為福佬人居住地之外，整個流域由頭份往內山都是客家住區，這個族群地理上的分佈，雖然不是偶然的結果（施添福 1987），但也不能過於從單從族群性格做過度的詮釋，原因有兩個：首先中港河流域的開發並不是單一的過程，而是以竹南、頭份、三灣為中港溪主流區域，由西而東，由海口到內陸，以及北埔、峨眉所在為中港溪流域支流峨眉溪流域，與另一條中港溪支流的南港溪南岸今日之苗栗縣造橋鄉往內山開墾，分成三大區域與方向並在不同的時間先後，完成整個中港溪拓墾範圍，其中有直接從大陸福建、廣東過來的移民，也有從先行開發的竹塹往南，以及從南部的獅潭往北追求內山腦利的二度移民，這三個方向的開發，包括先來者與後來者的資源分配，以及為了更好的生活冒險渡海東來，更往內山與險峻的自然環境和生番搏鬥，求生與求利相互構成當前中港溪族群人口分布的結果（請見圖五），顯然所謂的客家人的「原鄉生活觀」的說法（施添福 1987），將清代台灣漢人移民祖籍分布視為按照移民原鄉的生活方式，因為客籍移民的原鄉是山鄉地丘陵的農耕生活，所以渡台以後必然選擇與熟悉的生活經驗類似的平原台地和丘陵並不能完全解釋這種分布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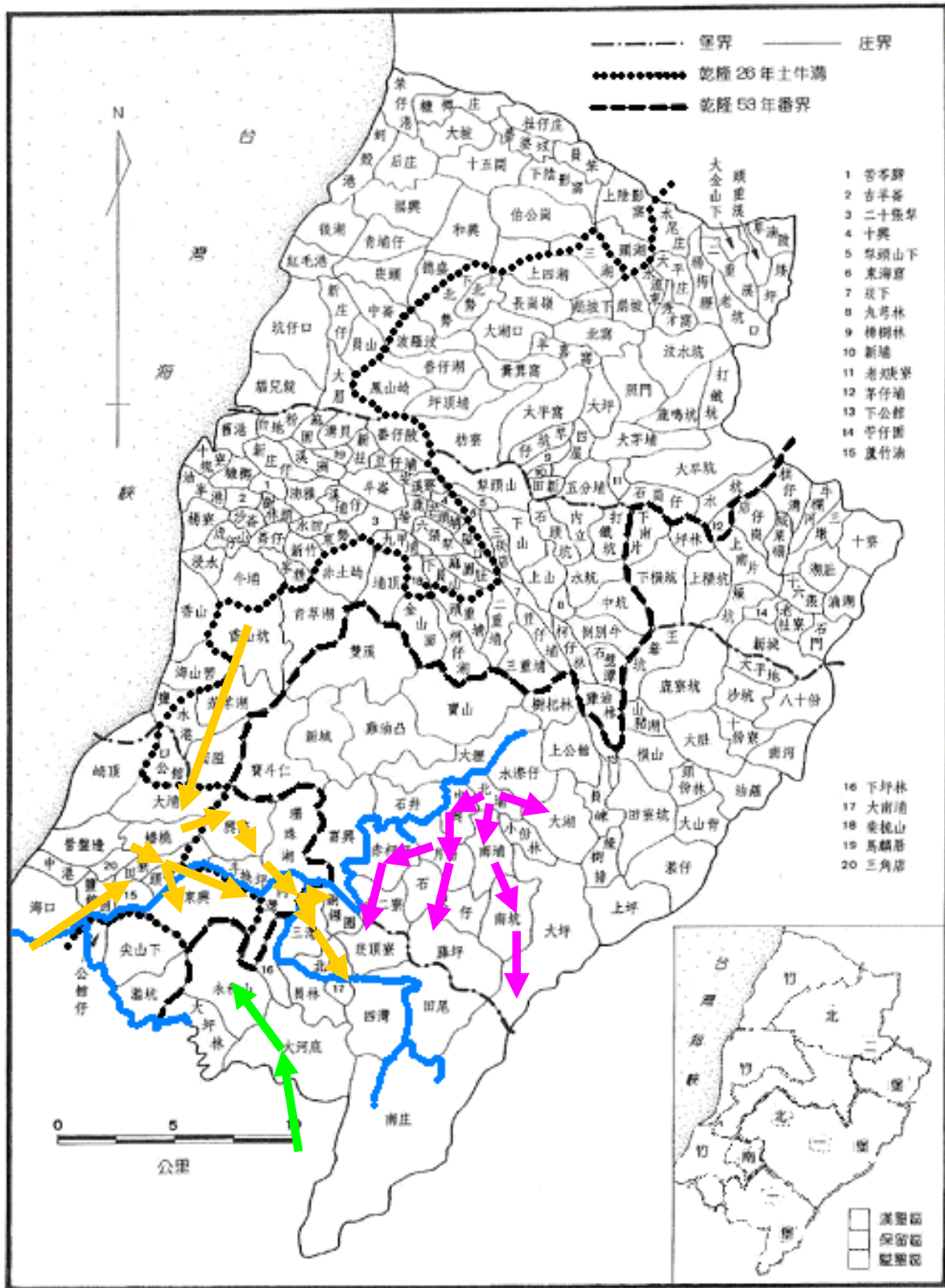
第二個原因，在於族群的分類與界線並非與生俱來而存在的，而是在族群接觸中而浮現的，尤其是族群間的人數、政治經濟的權力不平等而產生族群界線。所以漢人的入墾中港溪的族群分布，隨著清政府的移民政策、理蕃政策，渡海禁令、以及經濟利益，從而發展出來的漢蕃族群關係，以及漢人族群間的互動關係。根據施添福對竹塹地區族群關係的整理指出，清代由土牛溝和新番界所區隔而成的漢墾區、保留區和墾隘區，因為形成背景的歷史過程而造就個別區域的族群互動特色，在康熙乾隆年間主要是熟番漢化、生番熟番化的過程，而在乾隆中期以後，保留區和隘墾區則幾乎是由客籍移民所建立，與熟番維持良好合作的族群關係而有熟番客家化的現象，從而塑造在靠內山區域的客家移墾社會（施添福 1990b）。又如，頭份地區開墾初期，墾民主要是來自廣東嘉應州的客籍，包括頭份、二份、三份、望更寮等

¹⁵ 《台灣省苗栗縣志》，卷四上

地爲林姓聚落；四份、五份爲溫姓聚落；新屋下爲黃姓聚落；上下東興爲徐姓聚落；斗煥坪爲以徐、林、黃三姓爲主之聚落；牛欄肚、鳥際仔爲林姓聚落；田寮爲羅姓聚落¹⁶（莊英章、陳運棟 1981：151），受到當時漢通事的邀集而共同開發竹南平原，當時漢移民之間還沒有形成閩粵分類的族群意識，各籍移民合作開墾或互爲業佃，是中港溪早期開發的普遍現象，因爲當時沒有利害衝突而和諧相處，直到移民增加產生分類械鬥之後，才開始強調各種文化上的分歧，才確立從語言、祖籍的人群區別（莊英章、陳運棟 1989：6-9；莊吉發，2000）。

中港河流域的開墾早期由閩粵合墾，進而產生閩、粵族群分類，除了沿海竹南地區爲閩籍移民住地之外，由頭份往內山都是客家社區，而隨著整個流域在清末的開發，水利興修成爲農業生產資源的組織，水田化的過程以及道路的修築，更有利於各區經濟的發展與分化，從而奠立該流域族群與經濟交疊的面貌，雖然在全島的分布當中閩籍的福佬人成爲多數族群，而粵籍的客家人爲少數族群，但在中港溪內山開墾的過程中，客家人成功地開發內山的資源，構成整個流域中族群經濟的主流，亦即自然地理環境的條件與限制，國家政策的影響與介入，資源的生產與分配所建構族群關係的合作與衝突，以及經濟從維生到商品化的過程中，奠定裡該流域經濟與族群的發展基調。

¹⁶ 林洪嘗、吳永忠嘗、溫殿玉嘗、黃日新嘗、羅德達嘗、徐耆英嘗、徐常政嘗、徐宜乾嘗、徐興秀嘗、徐俊彩嘗、徐明桂嘗、徐景春嘗、陳氏祖嘗、陳鳳速嘗



圖

圖五、清代中港溪漢人開墾的三個方向

參考書目

- 王柏山等撰述，2000，《台灣地區水資源史，第三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林玉茹，1995，〈清代臺灣中港與後龍港港口市鎮之發展與比較〉。《台北文獻直字》，第 111 期：59-107。
- _____，1996，《清代台灣港口的空間結構》，台北：知書房。
- _____，2000，《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動網絡》。臺北：聯經。
- 林欣宜，1999，《樟腦產業下的地方社會與國家：以南庄地區為例》，國立台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 林滿紅，1998，《茶、糖、樟腦業與台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台北：聯經。
- 伊能嘉矩，1909，《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東京：富山房。
- 阮英文，〈竹塹詩〉，《淡水廳志》，台灣文獻叢刊 172。
- 吳學明，2000a，《金廣福墾隘研究（上）》。新竹：新竹縣文化中心。
- _____，2000b，《金廣福墾隘研究（下）》。新竹：新竹縣文化中心。
- _____，2007，〈移墾開發篇〉，頁 42-61。收於徐正光主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台北：行政院客委會，台灣客家研究學會出版。
- 東嘉生 著，周憲文 譯 1985 〈清代臺灣之貿易與外國商業資本〉，頁 171-215。收於氏著，《臺灣經濟史概說》後篇，台北：帕米爾。
- 洪東嶽，2005，《重修苗栗縣志 卷 21—水利志》，苗栗：苗栗縣政府。
- 洪馨蘭，1999，《菸草美濃：美濃地區客家文化與菸作經濟》，台北：唐山出版社。
- 胡家瑜、林欣宜，2003，〈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邊界問題的再檢討〉，《臺大文史哲學報》，59：177-214。
- 施添福，1987，《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
- _____，1990a，〈清代臺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9:67-92。
- _____，1990b，〈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台灣風物》40 (4):1-68。
- _____，1991，〈竹塹地區傳統稻作農村的民宅--一個人文生態學的詮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地理研究報告」》17。
- _____，1992，〈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聚落發展和形態〉，頁57-104。收於陳秋坤、許雪姬主編，《台灣歷史上的土地問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台灣史田野研究室論文集（I）》。
- _____，2006，《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三：苗栗縣（上）》。南投市：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 _____，2006，《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三：苗栗縣（下）》。南投市：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 施雅軒，2004，《客家經濟區域的歷史建構 - 以南庄地區為例》，行政院客委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報告書。
- 郁永和，《裨海紀遊》。台灣文獻叢刊 44。
- 莊吉發，2000，〈筆路藍縷：從檔案資料看清代台灣粵籍客民的拓墾過程和社區發展〉，論文發表於《客家學術研討會》，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
- 莊英章、陳運棟，1981，〈清代頭份鎮的宗族與社會發展史〉，刊於《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